

傅斯年文集

东北史纲

傅斯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傅斯年文集

东北史纲

傅斯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史纲 / 傅斯年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0
(傅斯年文集)
ISBN 978-7-5325-6313-5

I. ①东… II. ①傅… III. ①东北地区-地方史
IV. ①K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9606号

傅斯年文集
东北史纲
傅斯年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875 插页3 字数 108,000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6313-5

K·1547 定价: 2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1916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18年参与创办《新潮》月刊。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年底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后转入伦敦大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1926年回国,次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1928年参与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23年。1936年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他组织、领导以史语所为核心的学术群体,开拓并推进了诸如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研究和清宫档案的收集与研究等很多领域;他所主张的治学宗旨和目标,以及强调中国历史学的专业化和收集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等等,都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建立与发

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傅斯年一生著述颇丰,在其逝世两周年时台湾大学出版了由傅孟真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的六卷本《傅孟真先生集》,1980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七卷本《傅斯年全集》,200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欧阳哲生主编的七卷本《傅斯年全集》。

本社《傅斯年文集》首批推出傅斯年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诗经〉讲义稿》、《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战国子家叙论》、《史学方法导论》、《〈史记〉研究》、《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等八种六册,傅斯年的其他著述也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东北史纲(第一卷)》初版于1932年11月。联经版《全集》未予收录。湖南教育版《全集》收入第二卷。今以湖南教育版所收者为底本进行校订。

目 录

告白	1
卷首 引语	2
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	5

第一卷 古代之东北(自最初期至隋前)

第一章 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	10
第一节 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	10
第二节 肃慎——挹娄——女真	13
第三节 朱蒙天女玄鸟诸神话	20
第四节 殷商与东北	33
第二章 燕秦汉与东北	35
第三章 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	47
汉至隋东北诸郡县沿革表	52
辽东属国 昌黎郡	83
玄菟郡	94

乐浪郡	98
带方郡	107
第四章 两汉魏晋之东北属部	109
上 史料	109
一 夫余	110
二 挹娄(肃慎)	115
三 高句骊 句骊	121
四 东沃沮 北沃沮 勿吉别附挹娄下	127
五 涉	130
六 三韩	132
下 分解	145
甲 地望	145
乙 族类	147
文化	157
诸部之推迁	159
民族之认识	166
第五章 汉晋间东北之大事	171
第一节 曹操征乌桓 据《后汉书·魏志通鉴》	171
第二节 公孙氏据辽东	174
第三节 毋丘俭平高句骊	176
第四节 慕容廆创业辽西	179

告 白

一、本书共分五卷，外附彩色地图若干幅。兹因便于读者起见，每卷分别出版，待五卷出完，地图印就后，即不分售。

二、本书五卷之标目如次：（一）古代之东北（傅斯年）；（二）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三）明清之东北（徐中舒）；（四）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五）东北之外交（蒋廷黻）。

三、本书目录、例言、序等，均待第五卷出版时附入。

四、本书文稿及图稿均已写定，预计二十一年年尾出齐，惟印刷事件，非吾等所能管理，如小有延期，读者谅之！

卷首 引 语

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所谓“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进攻之口号，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阳之变。吾国愈求诉之于公道及世界公论，暴邻之凶焰愈无忌，战嫩江，取锦州，李义山诗所谓“太息先朝玄菟郡，积骸伏莽阵云深”之景象，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今东寇更肆虐于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世界观瞻为之一变。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一动机也。

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退一步言之，东三省是否

中国，本不以历史为其根据。所谓某地是否为某国者，原有两种条件，其一、依国法及国际公法之意义所规定，或以承袭，或以割让，通之于本国之法令，见之于国际之约章。依此意义，东北之为中国，在一切法律的意义及事实上，与河北或广东之为中国领土无殊也。即日人与俄人订其《波次茅斯条约》，涉及中国者，亦须明定其必得中国许可然后有效也。其二、依民族自决之义，必其地之人民多数不与其所属之国同族，然后始可成为抗争之论。今吾国人在东北三省者三千万，日本人不满足二十万，其中大多数在租借地及南满铁道区，其在中国统治之若干万方里中仅数千人！如许东北人民自决者，当直将作祸之日本人逐出境外而已。有此二事，东北之为中国，其意义正如日月经天者尔！历史之谈，本不相干。然而即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定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洲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今不得已辨此本用不着辨者，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二动机也。

本编所用材料，在前代者以正史及通鉴为宗，近年吾国学人所考辑者，亦颇引用。关于明清两代者，新发见之材料颇多，持以实证，当感兴会。日本学人近于东北史地之致力颇有功绩，今亦引其吾人得见而可信者，借以循是非不以国界为限

之义，且以见日本治历史者，如公实立言，亦只能将东北史作为中国学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认东北史事为中国史事之一部，其地或为中国郡县，或为中国藩封，且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

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 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

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辩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此一地段，清初为奉天宁古塔两将军辖境，而奉天府尹辖州县民政，与山海关内之府厅州县制无别。康熙以来曰盛京省，清末曰东三省，分设督抚。有清二百余年中，官书私记均未尝以满洲名此区域也。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益于汉文中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编用“中国东北”一名词以括此三省之区域，简称之曰“东北”，从其实也。

然满洲一词之原委不可不辩。关于此事，清代之官样文章《满洲源流考》云：

天男乘舫顺流下，至河，步登岸。……众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推为主，遂妻以女，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鄂多理城，建号满洲。是为国家开基之始。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珠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

然此书前面所载之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上谕则又曰：

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地。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

按，满洲固非地名，然其来原殊自地名之建州出。去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发现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按《清太祖实录》今已发见者有三本。最早者为此一本，其为最早可以其称武皇帝证之，康熙初年以后已禁此称。此本绝少汉文修饰，称明曰

“大国”、自居曰“夷君”，可见其未经改造。次为沈阳故宫所藏《满洲实录》本，此本已有修饰，然尚不多。次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之稿本，涂改数遍，每改则修饰愈多。最后之本为故宫藏第二本，今已印行者，此本已全非本来面目矣）。有下列之记载：

“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误名建州）按，此书成于清初，彼时满洲人尚不深自讳饰其来源，康熙南巡谒孝陵时，乃九叩首也。康熙末年始有“得国至正”之辩，雍正始著《大义觉迷录》，乾隆始窜改国史，广作焚书，抹杀明代，藻饰其祖，而《满洲源流考》正成于乾隆四十二年，较之清初本之《太祖武皇帝实录》，盖后一百余年，其时因汉化后自惭而改其祖迹之事，已极不可究诘矣。满洲为清代祖号一说之不可信者，有数事可证。一、天命天聪时皆称金国汗，其远祖至多亦是为明人“忠顺看边”（见《清太宗伐明告示》，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二号）者耳，焉得为人称曰大皇帝？如谓斯号为天聪时所造，犹可说，归之始祖，徒见其虚诞。二、《源流考》卷一所说与书首上谕所说全异，一谓肃慎之音译，一谓番僧之赠号，然乾隆所作《全韵诗词》注则又曰：“我国家肇基于东，故西藏每岁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至今汉字作满洲者，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从俗。”同在一书而有二说，同在一人而有二说，足明此号之源，清盛时本无定论。

最初本《太祖实录》以满洲建州为一名，而以建州为汉语之误，此大可注意者。考建州一词之成立，最后亦当在唐渤海国时。《唐书·渤海传》记其府州之名数，于率宾府下有建州，《满洲源流考》于此名下注云：

《元一统志》金上京之南曰建州。

《明实录》永乐二年置建州卫（按我朝肇兴之地，即渤海建州之故壤也。辽金元皆有建州，并在今喀喇沁及土默特境，为辽时所移，非渤海之旧）。唐晏《渤海国志》于建州下云：

按，《元代一统志》，“混同江俗呼松阿里江，源出长白，北流经旧建州西五十里”，以此考之，则建州之地应在吉林东南额多力城之西，本国朝发祥之地。考《宁古塔纪略》云：“宁古塔城东有觉罗村，传为我朝发祥之地。”而《柳边纪略》则作觉罗城。《大清一统志》云：“鄂多理城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本朝最初建都于此。”《盛京通志》引《元史·塔出传》：“乃颜叛塔出，弃妻子，与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咸平，今开原县境，以地考之，则额多力城去开原固有千里余，正可与《元一统志》互证建州所在。则前人谓明建州卫即渤海建州信矣。

据此，渤海之建州为一地名，历辽金元而未改，明永乐之设建州卫，实沿千年之习俗，并非创制（按明代东北诸卫所创

之名皆译音，其有此等雅称者，皆文化旧壤）。建州之称既远在先代，满洲之称尚不闻于努尔哈齐时，两字若为一词，只能满洲为建州之讹音，决不能建州为满洲之误字。

依上所分解，有五事可得指实者：一、建州之称，至明中季至少已数百年，约定俗成，官民共喻。二、满洲一词，清初未经掩饰之记载谓即建州，所谓“伪作”者，正指其本为一词耳。三、清代远祖居微小之部落，为明“忠顺看边”（见《太宗伐明告示》），断无被西番称为“曼珠师利大皇帝”之事。且清初名金国，不称满洲，已由学者论定。四、满洲一词之来源，乾隆自己有两意见，全不相干。五、此词在满语中却作曼珠。将此五事并合，只能有一解释，即努尔哈齐所凭以创业之诸部，名建州者久矣，彼虽立金国之号，部落旧称之习俗不改，且汉化愈深愈知金号之并非特别体面，于是借番蒙语中（蒙古经典名词多出自番）曼殊之词，以讹汉语中建州之字，曼珠一词之施用，自当亦东部蒙古喇嘛教之者。盖喇嘛自元季以来，几成北部部族之国教，清族初年文化，非汉即蒙，而其文书乃蒙古也。然其造此满洲一词之用心，固昭然为迁就建州一词，盖建州一词，彼之先祖久已承认，入于神话故事，势不能改，只好讹之。然则满洲一词，谓为建州一词之亥豕鲁鱼可也（按满建二词，虽四声不同，然在今北方土音中是叠韵。故以满洲讹建州，其事甚便）。

建州改号之经过，及满洲一词之制度的意义，本书第三卷中另有专篇论之。

第一卷 古代之东北(自最初期至隋前)

第一章 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 文化之黎明

第一节 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

环渤海黄海岸，有济水、黄河、滦河、辽河、鸭绿江(古名马訾水)、大同江(古名溟水)之冲积地。此一区域，在汉唐明清之盛，属于同一之最高政治组织，当南北朝五季之衰，犹不失文化之一统。过此以北，至于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黑龙江流域，虽在永乐以前中国之统治系统不过藩封(金元除外)，然其民族固皆是所谓“东夷”，通古斯族其一，城郭礼俗，最近中土，南向望化，封贡不绝。且所谓通古斯族者，或谓其正是黄河流域乃至长江下流民族构成之一基本原素，今试看所谓满洲人者，人体组织有与黄河乃至长江流域人民巨大之不同乎？人量学之记载，关于此数地者，今尚未有充实之材料可作大规